

傳世箴言

第二冊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传世箴言

第二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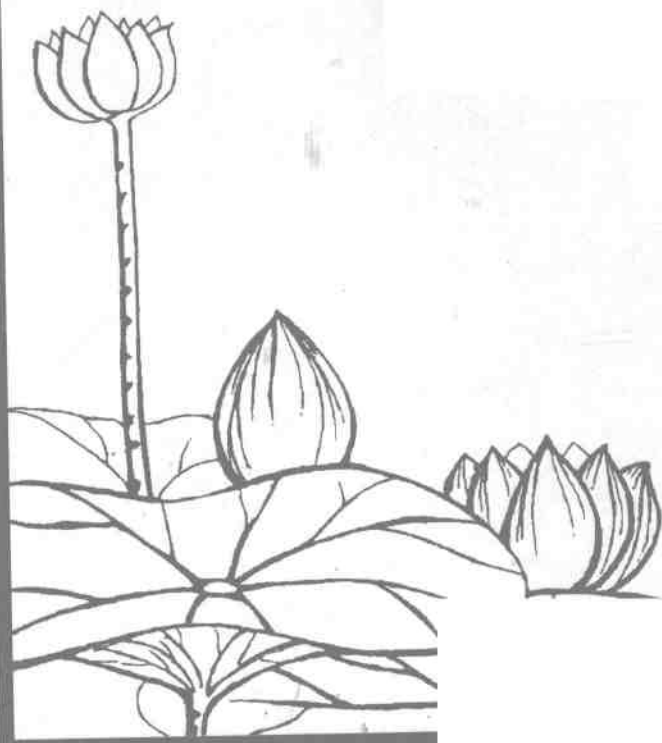
《菜根谭》

《省心录》

《安得长者言》

《围炉夜话》

《小窗自纪》



菜根譚

〔明〕洪应明

第一修省

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，定从烈火中锻来；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，须向薄冰上履过。

要想得到精金美玉的人品，必须在烈火中锻炼；要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，必须像如履薄冰一样谨慎从事。

一念错，便觉百行皆非，防之当如渡海浮囊，勿容一针之罅漏；万善全，始得一生无愧，修之当如凌云宝树，须假众木以撑持。

一个念头出现错误，就可能使一切都出现差错，所以预防错误的念头出现当如渡海的皮舟一样，不容得有一个针孔的缝隙；一切都做得尽善尽美，才能使一生无悔，修养自己的善念，当如凌云宝树一样，须借助众木来支持。

忙处事为，常向闲中先检点，过举自稀；动时念想，预从静里密操持，非心自息。

要想使自己忙时的作为正确，必须先经常在空中闲时检点，这样，错误的行为自然稀少；动时的想法如何，须预先经常在

静的时候多反省，不对的想法自然停息。

为善而欲自高胜人；施恩而欲要名结好；修业而欲惊世骇俗；植节而欲标异见奇，此皆是善念中戈矛，理路上荆棘，最易夹带，最难拔除者也。须是涤尽渣滓，斩绝萌芽，才见本来真体。

为善又想高人一筹；施恩而又想得到好名声；干事业又想让大众惊怪骇异；培植节操又想标异见奇，所有这些都是善念中的刀矛，理路上的荆棘，最容易夹带，也最难拔除。必须清除每一个渣滓，斩断每一个萌芽，才能使思想保持原始面貌而受任何污染。

能轻富贵，不能轻一轻富贵之心；能重名义，又复重一重名义之念。是事境之尘氛未扫，而心境之芥蒂未忘。此处拔除不净，恐石去而草复生矣。

能把富贵看得很淡，却不能淡化富贵之心；能把名义看得很重，且又加重得到名义的念头，这是处事中的俗气没有清除，心境中的嫌隙和不快没有忘掉。这些不良的念头不清除干净，恐怕将来仍会死灰复燃。

纷扰固溺志之场，而枯寂亦槁心之地。故学者当栖心玄默，以宁吾真体；亦当适志恬愉，以养吾圆机。

纷扰是心志沉湎之场，枯寂是思想干枯之地。所以学者应当把自己的心思寄托在沉静无为上。以便使自己的真体静息；

同时还要顺遂心意，安逸快乐，以便保养自己的圆机。

昨日之非不可留，留之则根抵复萌，而尘情终累乎理趣；今日之是不可执，执之则渣滓未化，而理趣反转为欲根。

以往的错误观念或行为为不可保留，留下来一旦遇到机会就会再次复生，而世俗的欲望终究会连累玄妙理论中包蕴的旨趣；眼下的事情不可执心强求，否则就是尘俗的渣滓没有佛化，而玄妙理论中的旨趣反而变成了情俗之根。

无事，便思有闲杂念想否；有事，便思有粗浮意气否；得意，便思有骄矜辞色否；失意，便思有怨望情怀否。时时检点，到得从多入少，从有入无处，才是学问的真消息。

无事时，要反思自己是否有闲杂的观念；有事时，要想一想是否有粗浮心态；得意时，要想一想是否有骄矜辞色；失意时，要想一想自己是否有怨望情怀，经常检点，直至做到从多到少，从有到无，才是学问的真谛。

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，才有万变不穷之妙用。

人们只有具备百折不回的精神，才有万变无穷的妙用。

非盘根错节，何以别攻木之利器；非贯石饮羽，何以明射虎之精诚；非颠沛横逆，何以验操守之坚定？

没有盘根错节，就不能辨别攻木的利器；没有穿石极深的箭羽，就不能判明射虎的精诚；没有颠沛横逆者作比较，怎么能检验出操守的坚定呢？

立业建功，事事要从实地著脚，若少慕声闻，便成伪果；讲道修德，念念要从虚处立基，若稍计功效，便落尘情。

立业建功，事事都要脚踏实地，如果少有倾慕名声，就难以修成正果；讲道修德，每一念头都要从虚处着眼，如果少微计较功效，便会落入凡尘之情。

身不宜忙，而忙于闲暇之时，亦可做惕惰气；心不可放，而放于收摄之后，亦可鼓畅天机。

身体不当太忙碌，但在闲暇之时忙碌，也要警惕懒惰习气；心不可太放纵，但在收敛之后放开，也要注意与天机沟通。

钟鼓体虚，为声闻而招撞击；麋鹿性逸，因豢养而受羁縻。可见名为招祸之本，欲乃散志之媒。学者不可不力为扫除也。

钟鼓之所以体内空虚，是为了发出响声要受到撞击；麋鹿的性情之所以安逸，是因为豢养后受到了管束。可见名声是招灾惹祸之本，欲望是涣心散志之源。作学问的人不能不尽力扫除啊。

一念常惺，才避去神弓鬼矢；纤尘不染，方解开地网天罗。

每产生一个念头都能保持头脑清醒，才能避开鬼神的干扰；最微小的埃粒也不受到污染，才能不受天罗地网的束缚。

一点不忍的念头，是生民生物之根芽；一段不为的气节，是撑天撑地之柱石。故君子于一虫一蚁不忍伤残；一缕一丝，勿容贪冒。便可为民物立命，为天地立心矣。

一点东西也不忍心伤害的念头，是拯救民众与万物的根芽；一段草棍也不爱的气节，是顶天立地的柱石。所以君子对于一虫一蚁也不忍心伤害；一丝一缕的布条也不容贪图。这样就可以为民众和万物带来恩惠，为天地确立法则啊。

拨开世上尘氛，胸中自无火炎冰兢；消却心中鄙吝，眼前时有月到风来。

对人间的尘俗纷争视而不见，胸中极度的争逐和戒惧感自然就会消失；取消心中浅俗、计较得失的念头，眼前经常是一片良辰美景。

穷理尽妙，钩深出重渊之鱼；进道忘劳，致远乘千里之马。

探究玄理达到至高境界，就可以钩出深藏渊潭之底的大鱼；在道路上行进，忘却疲劳，就可以赶上远乘的千里之马。

学者动静殊操，喧寂异趣，还是锻炼未熟，心神混淆故耳。须是操存涵养，定云止水，有鸢飞鱼跃的景象；风狂雨骤处，有波恬浪静风光；才见处一化齐之妙。

做学问的人如果动时和静时品行不一，喧闹时和寂静时情趣不同，这还是没有锻炼成熟，心神混乱的缘故。这就需要操练贮存涵养，在云定水停的状态下，要看到鸟飞鱼跃的景象，在狂风骤雨的天气中，要看到波恬浪静风光：这才是心神同一，处理一致的妙景。

心是一颗明珠，以物欲障蔽之，犹明珠而混以泥沙，其洗涤犹易；以情识衬贴之，犹明珠而饰以银黄，其涤除最难。故学者不患垢病，而患洁病之难治；不畏事障，而畏理障之难除。

人心就像一颗明珠，以物欲遮盖它，就像明珠滚上了泥沙，洗涤很容易；如果用感情来遮盖它，就像明珠镶饰了金银，洗涤是很难的。所以学者不怕脏病，而怕洁病的难治；不怕物欲的障碍，而怕文理障碍的难以清除。

躯壳的我要看得破，则万有皆空而其心常虚，虚则义理来居；心性的我要认得真，则万理皆备而其心常实，实则物欲不入。

躯体的我如果能看破红尘，那么就会觉得万事皆空，万事皆空心中就会经常处于空虚状态，心中空虚义理就会来住；心性的我如果能认真对待佛理，那么万物之理就都会有备于自己，这样心中就会经常处于充实状态，心中充实物欲就无法进入。

面上扫开十层甲，眉目才无可憎；胸中涤去数斗尘，语言方觉有味。

脸上去掉十层厚的铁甲，眉目才觉得不可怕；胸中洗掉数斗灰尘，说话才觉得有味。

完得心上之本来，方可言了心；尽得世间之常道，才堪论出世。

完全恢复到心的本来状态，才能说心空问题；穷尽人世间的寻常道理，才能讲出世理论。

我果为洪炉大冶，何患顽金钝铁不可陶熔；我果为巨海长江，何患横流污渎不能容纳？

如果我是洪炉大冶，何愁顽金钝铁不能被冶炼熔化；如果我是大海长江，何愁横流污水不能被容纳？

白日欺人，难逃清夜之愧赧；红颜失志，空贻皓首之悲伤。

白日欺负了人，难以逃脱夜晚的脸红；少小失了志，白白留下老大的伤悲。

以积货财之心积学问，以求功名之念求道德，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，以保爵位之策保国家。出此入彼，念虑只差毫末；而超凡入圣，人品且判星渊矣。人胡不猛然转念哉？

用积聚财富的心积聚学问，用求取功名的心求取道德，用爱妻子的心爱父母，用保爵位的心保国家。由这到那，观念只差毫末；但要超出凡人成为圣贤，人品则是天地之别。人为什么不猛然转念呢？

立百福之基，只在一念慈祥；开万善之门，无如寸心挹损。

确立百福的基础，只在心底善良；打开万善的大门，不如自我压抑。

恣口体，极耳目，与物矍铄，人谓乐而苦莫大焉。隳形骸，泯心智，不与物伍，人谓苦而乐莫至焉。是以乐苦者苦日深，苦乐者乐日化。

放纵口体，极尽耳目，热中物欲，人们称其为乐实际上是再也没有这么大的苦了。劳累体魄，压抑心智，断绝物欲，人们称作苦其实是最大的乐啊。所以，以乐为苦者苦越来越深，以苦为乐者乐日渐生出。

塞得物欲之路，才堪辟道义之门；弛得尘俗之肩，方可挑圣贤之担。

堵塞住去往物欲的道路，才能辟开通往道义之门；放下肩上尘俗的东西，方可挑起圣贤之担。

融得性情上偏私，便是一大学问；消得家庭内嫌隙，便是一大经纶。

融化性情上的偏邪和私心，就是一个很大的学问；消除家庭内的纠纷和矛盾，便是一个不小的经纶。

功夫自难处做去者，如逆风鼓棹，才是一段真精神；学问自苦中得来者，似披沙获金，才是一各真消息。

在困难处练功，像顶风鼓棹一样，才是真正的练功；在苦难中求学，如披沙获金一样，才叫真正做学问。

执拗者福轻，而圆融之人其禄必厚；操切者寿夭，而宽厚之士其年必长。故君子不言命，养性即所以立命；亦不言天，尽人自可以回天。

性格固执的人幸福少，性格圆融的人幸福多；举刀杀人者寿命短，宽厚待人者岁月长。所以君子不讲命，涵养心性就是

立命；也不说天，尽心尽力地做事自然可以回天。

才智英敏者，宜以学问摄其躁；气节激昂者，当以德性融其偏。

才智超群头脑机敏者，应当用学问控制他的傲躁；气节激昂性格刚烈者，应当用德性融化他的偏激。

云烟影里现真身，始悟形骸为桎梏；禽鸟声中闻自性，方知情识是戈矛。

在云海烟雾中显现出真身，才知道形体是束缚自己的牢笼；在禽鸣鸟叫声中听到自己的声音，才知道情识是伤害自己的刀枪。

人欲从初起处翦除，便似新刍遽斩，其工夫极易；天理自乍明时充拓，便如尘镜复磨，其光彩更新。

在人的欲望处在萌芽状态就开始清除，就像草一发芽就斩除，其工夫极其容易；在人刚明事理时就充实扩展天理，这就像落上灰尘的镜子再次打磨，其光彩更亮。

一勺水，便具四海水味，世法不必尽尝；千江月，总是一轮月光，心珠宜当独朗。

一勺水，便以具备四海的水味，人世间的一切生灭无常的事情不必都尝尽；千江月，总是一轮月光所形成，晶莹如玉的心地应当发出自己的光芒。

得意处论地谈天，俱是水底捞月；拂意时吞冰噬雪，才为火内栽莲。

得意时海阔天空所说的一切，都是水中捞月，是不可能实现的；失意时吞冰噬雪以清醒自己，才是火中栽莲，是很难得的。

事理因人言而悟者，有悟还有迷，总不如自悟之了了；意兴从外境而得者，有得还有失，总不如自得之休休。

人世间的道理依靠别人开导才明白的人，有明白还有迷惑，总没有自己觉悟得明白；心中的情趣凭借外部环境而得到的人，有得到还会有失去，总不如自己高兴的安闲。

情之同处即为性，舍情则性不可见；欲之公处即为理，舍欲则理不可明。故君子不能灭情，惟事平情而已；不能绝欲，惟期寡欲而已。

感情相同的地方就是性，抛却感情性也就见不到了；欲望一致的地方就是理，舍弃欲望理也就弄不明白。所以君子不能没有情，只是希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而已；也不能灭绝欲望，只是希望遏制欲望而已。

言行相顾，心迹相符，终始不二，幽明无间。易世俗所难，缓时流之急，置身于千古圣贤之列，不屑为随波逐浪之人。

言语和行动相一致，思想和行为相符合，自始至终没有两样，光明黑暗没有区别。以世俗之人所难为易，以平凡众生之

急为缓，要把自己放在千古圣贤的队列中，不要做随波逐流之人。

欲遇变而无仓忙，须向常时念念守得定；欲临死而无贪恋，须向生时事事看得轻。

要想做到处变不惊，必须要求平常把每一个念头都坚守牢固；要想做到视死如归，必须要在活着的时候把事事看轻。

尘许栴檀彻底香，勿以微善而起略退之念；毫端鸩血同体毒，莫以细恶而萌无伤之芽。

小小一点檀木香味就非常浓，但不能因为有这点香味就产生骄傲的念头；极小一滴鸩血就可以使通体中毒，但不要因为是一点毒汁而产生不会有什么伤害的思想。

从五更枕席上参勘心体，气未动，情未萌，才见本来面目；向三时饮食中谙练世味，浓不欣，淡不厌，方为切实工夫。

在五更时分的枕席上反省身心，气不动，情不生，才能发现自我的本来面目；从一日三餐中品察味道，味美不欣喜，味淡不厌烦，这才是真实功夫。

第二应 酬

操存要有真宰，无真宰则遇事便倒，何以植顶天立地之砥柱；应用要有圆机，

无圆机则触物有碍，何以成旋乾转坤之经纶。

操守志向要有主见，无主见遇事就会随波逐流，怎么能培植起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才；应用知识要有灵活的手段，没有灵活的手段遇到问题就会有障碍，怎么能念成扭转乾坤的经纶。

士君子之涉世，于人不可轻为喜怒，喜怒轻则心腹肝胆皆为人所窥；于物不可重为爱憎，爱憎重则意气精神悉为物所制。

士人君子涉足人世，对人不可轻易喜怒，如果轻易喜怒，内心世界就会被人所看透；对物不能爱憎过分，爱憎过分精神世界就会被物所制约。

倚高才而玩世，背后须防射影之虫；饰厚貌以欺人，面前恐有照胆之镜。

凭借高才而玩世不恭，背后须防射影之虫对自己的伤害；把自己的外貌粉饰加厚来欺负人，面前小心有照胆之镜照出自己的五脏六腑。

心体澄彻，常在明镜止水之中，则天下自无可厌之事；意气和平，常在丽日光风之内，则天下自无可恶之人。

身心清澈透体，经常使自己像处在明镜止水之中宁静而纯洁，那么天下自然没有可讨厌的事情；意气和顺平稳，经常使自己如处在丽日风光之中开朗而又坦率，那么天下自然没有可厌恶的人。

当是非邪正之交，不可少迁就，少迁就则失从违之正；值利害得失之会，不可太分明，太分明则起趋避之私。

当是非邪正交汇之时，不可有丝毫迁就，稍有迁就就会失去背离非邪，趋向是正的正确行为；在利害得失汇集之处，不可过分认真，过分认真就会产生趋利避害的私心杂念。

苍蝇附骥，捷则捷矣，难辞处后之羞；萝茑依松，高则高矣，未免仰攀之耻。所以君子宁以风霜自挟，毋为鱼鸟亲人。

苍蝇伏在千里马的尾巴上，快虽快，但难以推卸伏在尾巴上的羞辱；萝茑依附在苍松之上，高虽高，未免有仰上攀附的耻辱。所以君子宁可以高尚的气节克制自己，也不能做无节无操仰附于他人的人。

好丑心太明，则物不契；贤愚心太明，则人不亲。士君子须是内精明而外浑厚，使好丑两得其平，贤愚共受其益，才是生成的德量。

好人和坏人心中分得太明，那么外物就不会配合；贤人和愚人心中辨得太清，那么外人就不易亲近。士人和君子必须是内心精明而外表迟钝，使好人和坏人都能心绪平静，贤人和愚人都能受益受惠，这才是天生的德行。

伺察以为明者，常因明而生暗，故君子以恬养智；奋迅以为速者，多因速而致迟，故君子以重持轻。

细心观察为了看得明白者，常常因为过于明白而糊涂，所以君子要以恬淡修养心智；振奋精神为了加快速度者，大多因为速度太快反而落到后边，所以君子要用慎重的态度把握轻微的事情。

士君子济人利物，宜居其实不宜居其名，居其名则德损；士大夫忧国为民，当有其心不当有其语，有其语则毁来。

士人君子济人利物，应当立足实际不应当立足其空名，立足空名就会损失德行；士人大夫忧国忧民，应当有其心不应当空谈，空谈就会招来诽谤之灾。

平居息欲调身，临大节则达生委命；齐家量入为出，徇大义则芥视千金。

平日居家度日要注意止息欲念，调养身体，但在关键时刻则要慷慨捐躯；治家理财要量入而出，但为了大仁大义则要视千金如草芥。

遇大事矜持者，小事必纵弛；处明庭检饰者，暗室必放逸。君子只是一个念头持到底，自然临小事如临大敌，坐密室若坐通衢。

遇见大事拘谨的人，小事必然很粗心；处在明亮大庭内检查掩饰个人的人，昏暗的房间里必然不修衣着。君子只要是一个信念坚持到底，自然遇见小事就像遇见大敌，坐在密室里也像坐在交通要道一样注意检点自己的外颜。

使人有面前之誉，不若使其无背后之毁；使人有乍交之欢，不若使其无久处之

厌。

使人有面前的荣誉，不如使他不受其背后恶语的损伤；使人有初次相见的欢乐，不如让他永远没有讨厌。

善启迪人心者，当因其所明而渐通之，毋强开其所闭；善移易风化者，当久处之厌。

使人有面前的荣誉，不如使他不受其背后恶语的损伤；使人有初次相见的欢乐，不如让他永远没有讨厌。

善启迪人心者，当因其所明而渐通之，毋强开其所闭；善移易风化者，当因其所易而渐反之，毋轻矫其所难。

善于启迪人心的人，应当根据他人明白的程度逐渐开导他，不能勉强让他人接受；善于易风移俗的人，应当随着风俗变化的程度使它慢慢改变过来，不要轻易矫正不好矫正的习惯。

彩笔描空，笔不落色而空亦不受染；利刀割水，刀不损锓而水亦不留痕。得此意以持身涉世，感与应俱适，心与境两忘矣。

用彩笔在空中描绘，笔上不留颜色而空中也不受污染；用利刀割水，刀刃不受损而水也不留痕迹。用这样的观念来立身处世，天和人都能适应，心和物都能忘却。

长袖善舞，多钱能贾，漫炫附魂之伎俩；孤槎济川，只骑解围，才是出格之奇。